

符號與圖騰 背後生命在歌唱

荷翰作品表面的裝飾圖紋予人強而有力的印象，一如尖叫或微笑的臉龐，在奇詭富想像色彩的表象背後，流逝的遠古光陰，以現代的形式再現！

文／圖 Xohan Viqueira 提供
譯／羅珊珊

西班牙陶藝家 荷翰·維蓋拉的 想像世界



荷翰·維蓋拉 (Xohan Viqueira)，1952年出生於西班牙的拉可魯菲亞 (La Corufia)，他在拉可魯那 (La Coruna) 以及聖地牙哥當地的工藝學校開始習畫，之後他搬遷至瓦倫西亞並至聖卡洛斯 (San Carlos's Fine Arts School) 藝術學院攻讀雕塑，在那兒他受到恩瑞梅斯特 (Enric Mestre) 的啟蒙及教導，從此走上了陶藝創作之路。他的作品在許多國家都受到肯定，並藉由在歐美及亞洲等地展出的機會，獲得不少的獎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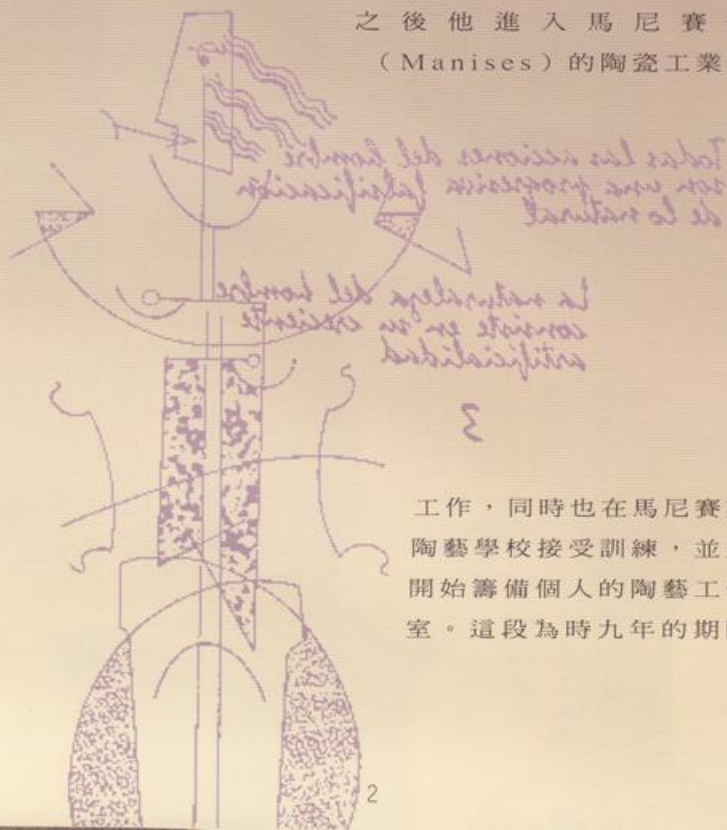
他的作品歷經了好幾個不同的階段，例如最早期便是受到世上最優秀的陶藝家之



1「困在迷宮中的人物群相」
硬陶與化妝土 高118公分 1997

——恩瑞·梅斯特的影響。他自己認為這段早期的經驗對於他日後作品的奠基有著不可忽視的重要性，他在那時磨練了技巧，接觸各種不同的陶土及材質，也實驗了許多新的手法以及上釉的方式等等，從而找到了自己獨有的陶藝語言。

之後他進入馬尼賽斯（Manises）的陶瓷工業界



工作，同時也在馬尼賽斯陶藝學校接受訓練，並且開始籌備個人的陶藝工作室。這段為時九年的期間



2 「自然與人類」草圖

3 「符號與人物群相」上了化妝土的硬陶磚 125x75公分 1999

是頗為艱辛的，不過他也因此習得了更精深的技巧，以及馬尼賽斯那半工業式，自中世紀便馳名至今的傳統陶瓷做法。於是他由手拉坯開始，過程並不輕鬆，為了技術問題，他必須割捨許多創意。然而當他的作品一旦達到了技術上的完美純熟，他開始發現了陶瓷藝術在形式、色彩或材質方面還有許多更豐富的變化，是超出他之前的想像的。就這樣，新的靈感轉往雕塑的方向出發，他渴望能創作出既具裝飾性又有雕塑感的作品。

神秘主義與自然美學

荷翰繼續述說著他的心路歷程：「近幾年來我的作品比較天馬行空，我已經很少去擔心技術層面的問題了。如今我最在乎的是成品與原始的創意是否相合。」

「從我的雕塑作品中通常看得見古老的、原始的世界影子，我考慮的因素除了表面和形式之外，也包括了印象派帶有主題意念的裝飾性。我希望能透過雕塑使得視覺與心靈的感官相通，並隔絕人類在現代社會中所經歷的焦慮不安。」

「自然生態與動物也是我相當感興趣的主題，那是我日常生活很重要的一部分，我試圖表現自然、動物、它們與人類之間的關係、他們的真正本質，以及它們藉由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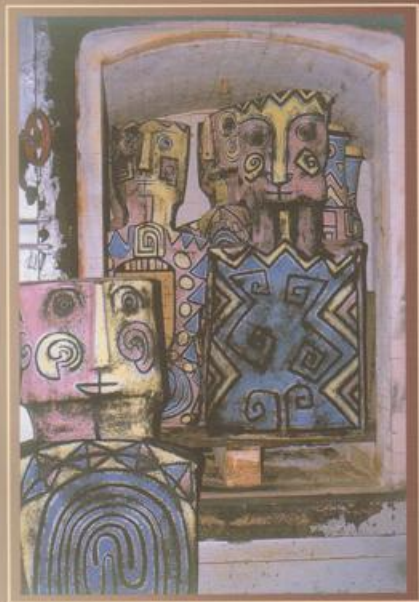


達我的想法，因為我認為創意乃是最要緊的事，而我也一直希望不要辜負自己的創意。」

「玩」陶的童心

荷翰使用不同的方式來完成作品，當然，在這個能夠虛擬實境的時代，手工製作的事物絕對更獲矚目，但對他而言，這卻是唯一的做法。他的作品中有美觀實用的花瓶、大型雕塑式作品、硬陶類的藝術磁磚、精緻的手拉坯陶器，以及建構大型裝置作品所需的大片厚板造型物件；樣樣都毫無疑問地表現了這位藝術家的視野以及他與陶土為伍時的工作熱情。

他玩硬陶與瓷器玩了很多年，在運用這類材質的技巧方面也大為精進，不過現在他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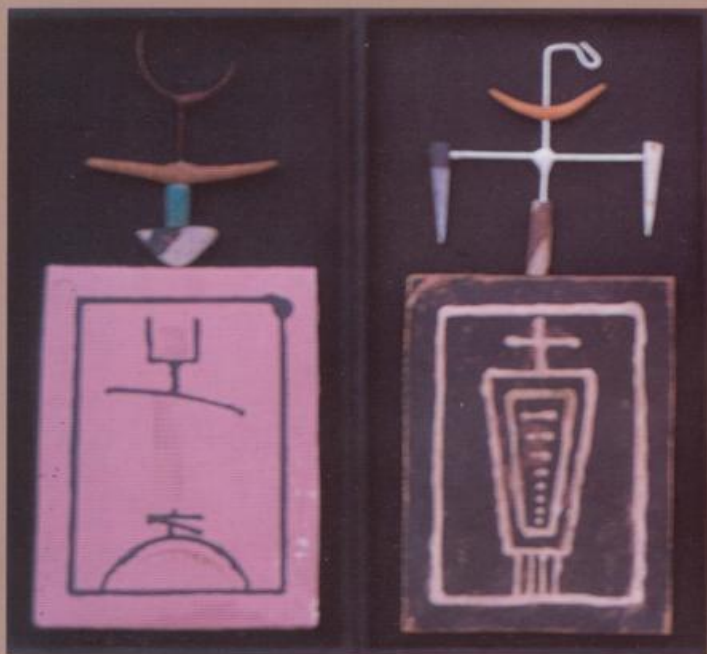


5「困在迷宮中的人物群相」

在窯中的情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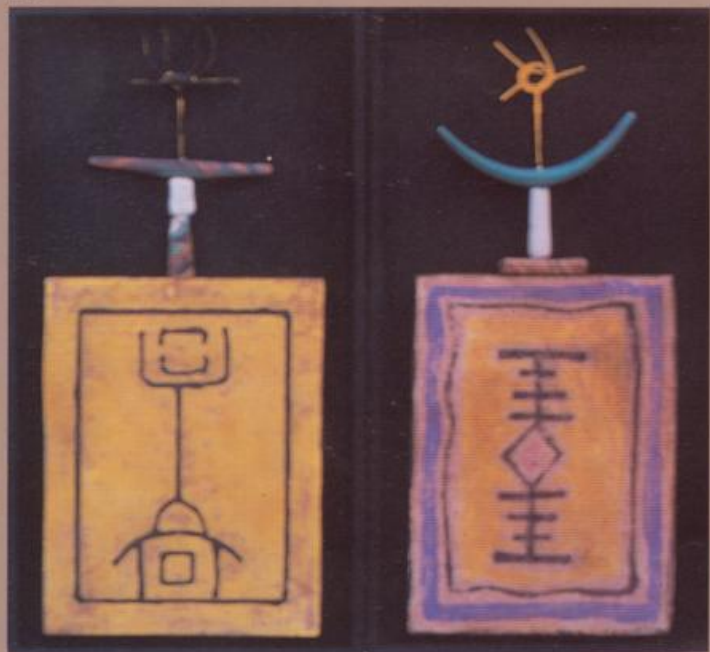
硬陶 高118公分 1997





6-1

6-2



6「Obidos上的女人」 硬陶與上化妝土的瓷 51x120x4公分 1998 (6-1 6-2)

7「連環風景」 硬陶磚和木頭 鹽與化妝土 75x75公分 1999

7





開始作陶器以及一些低溫陶。

自然與山水一度是他作品的主題，不過現在可能得把焦點放在他的雕刻作品上，這就又要追溯自他陶藝的根基了。荷翰這麼說：「我並不把自己視為是一個陶藝家，這些稱謂對我而言其實都沒什麼差別；我倒覺得不如說我是一個使用陶土創作的藝術家——各種陶土都可以是我創作的媒材。陶土一直是我認為最理想的媒材，可塑性高，表現力又強，它也可以一邊做、一邊在色彩或紋理方面做修正，直到完成，最後還得經過那神奇的火之修煉...而終於完成我對形狀以及表面質感這兩方面的極致追求，並同時在視覺感官以及觸感度兩方面感到心滿意足。」

「有一陣子我曾經對釉料十分著迷，不斷在作品中強調它的重要性，並投注大量時間以發展和測試我獨有的釉料；而目前，我則對於陶土本身以及完成後的表面質感較感興趣。對我來說，最後顯現的成果是目前的我認為最重要的。」

「製作模型能幫助我更了解我所希望創造出的造型，不過有時候一張簡單的速寫也具有同樣的功效；偶爾，那些小小的模型會導致我的作品往一個不同的方向發展，也就是說轉而演變成一件全新或甚至規模更大的作品。」

圖像後的意蘊

「現在的我傾向無拘無束地裝飾自己作品，對於表面質感及紋理較感興趣，我觀察大自然並試著把它們用新鮮而不同的角度來詮釋。我希望出自我手的作品或裝飾圖案能不只反射自然，同時也要具有獨特性及生命力。通常，作品本身就會給我如何裝飾的靈感，例如以手拉坯做出的陶器，在修坯後，決定是否加個把手或什麼其他東西，並試圖維持平衡感之後，我會停下來一會兒，





想一想…然後讓形式來決定設計的走向。我也常常在陶器尚未成型之前，隨手畫下設計圖，非常簡單的草圖，或是刻下一些圖像。也有時候我會花上好幾個小時在巨大陶瓶上雕刻並畫出較複雜的圖畫。對我而言，那就好像在說故事一樣，在一隻陶瓶上說個故事。」

「我對於符號和象徵物都非常感興趣，包括古文明的遺跡、猶太神秘哲學及奧秘的暗示，甚至現代忙碌生活中的交通號誌都是。在我的作品中出現的人形也是出於對人性持續的關注：像是那些不可思議的形象、守著奇妙秘密的神秘物事、不知來自何方的戰士、不知名國度中的居民…然而往往我的詮釋也只能畫出一個輪廓或簡單的剪影而已。我的工作部分是在尋找可以描繪呈現的主體，並藉此反映人之為物：表象與脆弱罷了。」

荷翰的作品，從隱喻式的到圖騰式的都有。作品表面的裝飾圖紋感覺十分強烈有力，如尖叫或微笑的臉龐等，那些不同的形體和動物，都是他細心觀察後再以純熟技巧轉化詮釋後的成果，因此皆栩栩如生、活力十足。他的作品中還包括來自他的母國——西班牙北邊，塞爾特人大本營的加里西亞(Galicia)的絕妙風景以及各種符號，述說著德魯伊教和美佳思（厲害的女巫）的許多故事，它們皆被刻畫在石頭上，如此地奇幻神秘。流逝的時光以現代的形式重現，荷翰正為人們喚起了那股思古之情。 [CA]

- 8 左「通秘術的男人」
鐵、木材與部分的陶瓷
187x32x18公分 1995
- 右「通秘術的女人」
鐵、木材、與部分陶瓷
171x40x17公分 1995